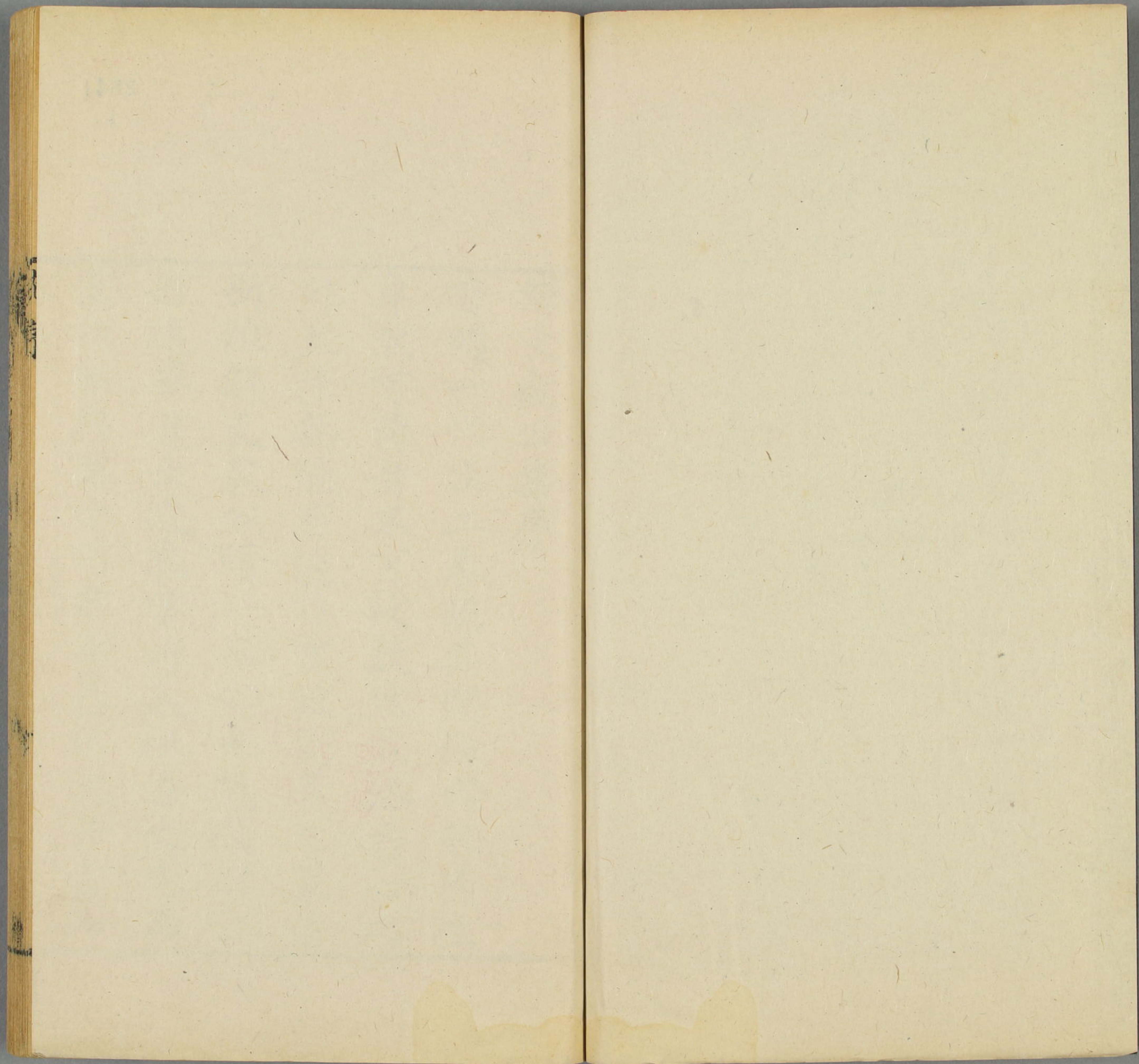




~ 16
2841
1





門 八 16
號 2841
卷 1

解文毅公集序

有明一代臣工奏疏其關係國計民生
卓然可傳者不可枚數然能格君心之
非直陳無隱有過於賈誼劉蕡之策者
斷推解文毅公縉一人公未冠領解江
西連舉進士授庶常時太祖在大庖西
室謂朕與爾分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

此序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購

無不言公上封事凡君心之未中正刑
賞之未協宜祀天尊祖之未中禮禁闈
寺絕倡優免孥戮省株連除給配婦女
之條以勵節操懲神仙徵應之諛以寧
聖躬一切正人倫端風化厚國脉者灑
灑萬言上嘉納焉餘如上太平十策代
王國用白韓國公李善長寃參都御史

袁泰姦惡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公
父入覲帝遣歸進學曰後十年來大用
未晚高祖欲融其銳氣進於中和用意
曲而周矣公歸八年太祖晏駕建文初
入臨京師讒人劾公違詔遠行謫吏河
州以董倫薦召還成祖踐祚擢為侍讀
晉學士公從容獻納始與黃淮金幼孜

諸人同受重任入內閣後諫征交趾謂
得其地不足以為郡縣上已非之議定
儲位謂立嫡以長且有好聖孫成祖雖
從之而公之禍實由此起先是漢藩高
煦以建戰功欲奪儲位事將成矣因公
言不得立遂撫拾其短奏其私謁太子
而袁泰李至剛交相下石成祖始而疑

繼而怒逮下詔獄錦衣帥紀綱毒刑斃
之公遂以罪人終後贈謚文毅神宗時
也且夫人之死生有不可以常情測者
公在洪武時抗直敢言宜乎得禍而帝
受言納諫極君臣相遇之隆在永樂時
委婉孫言宜乎邀福而帝惑於譖言致
不得終老牖下讀明史者無不為之掩

卷太息也公少年遇合上命應制頃刻
千言立就文苑得其片言重於華袞於
時庸妄子輒以已作嫁名於公刻公集
者真贋合一後李茶陵東陽謂讀公遺
詩幾有楓落吳江冷之嘆錢蒙叟謙益
謂海內俗夫小儒譚言長語委巷流傳
藉口解學士後人掇拾遂令學士蒙謗

皆巨眼也今年丙戌春裔孫署蘇州守
唐成進士韜將刻家藏集以惠後學屬
余草序讀之奏疏諸作可勒金石七言
古詩奔放中不同罃駕得李太白遺意
律詩絕句俱近唐人古文原本經術凡
所敷陳一一可施諸實用蒙叟所譏譎
言長語無有存於中也以公之集即上

配劉誠意王忠文亦無不可余於明史
外又讀明閣學記知公不獨嚴於去不
肖實力能薦賢楊少師士奇未遇時為
私塾教授公閱其文曰公輔器也力薦
於朝永樂中與之同居內閣典機務少
師歷相三朝為三楊之冠扶掖太平惟
公引而進之得人之功并及後代也明

史列傳中遺之予為補其缺畧云

乾隆丙戌夏五長洲後學沈德潛謹撰

原序

大江之西山川之靈氣最多者由
得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為多也
山川之靈氣磅礴而鬱積必鍾
而為人靈氣道徳皆平文章著
為事業以炳耀天下而垂萬世
在斯得天地之氣為尤多在平
惟在得是氣之氣宜為雄偉

後傑宏情願大之才以乘正隆之運
而昌其時得鍾大流之氣其宏
辭鉅筆足以鋪張神藻纂叙鴻
業鏗乎有聲燧乎有光彌滿宇
宙超軼千古傳天下之影建之大
造彝之中國之嗣後學之今日之
書其有用其情其不奔於是氣
之壯為乎自有元運際光嶽之

業多至國朝始混西江山川靈
秀賦鍾而吉水解先生大紳出
吾文章始復大振故在當時天下
之廣人物之衆以及四彝之遠千百
世之悠久皆知有先生者必非本
諸文章之書見乎古人之文見於
經者是也豈雕琢而為之哉其出
之吐辭於論事之頃皆率文章蓋

以太樸如散淳龐大雅之氣在之
猶多如漢唐以來治體之如
古而述作之或有古之風在抑平
而際去天地之氣隔而後合如以
天地之氣混合而為一未有壅於
今日如先生之非得盛大流行
之氣於混合之日而西江山川孕
靈毓秀之既生在乎諫在章雅

如忘人事時即知先生名先生先
適河州河州去數邑纔二百里諫
生如晚恒以未諫先生真為平生
恨每得數紙點墨以為珍玩日
恒寫之如接先生於几席之上
豈得此作上高廟書六十餘事
及五七言詩歌讀之其編切時勢
其言極君心至忠犯人主其言

序
四
黃
禱禮共七首為之校編本集分
為六卷乃積詩傳贊托宗友用
和勝刻五七言絕句五十首因
被命修史日趨館閣不暇為南
京國子監吳祭酒與徐同之漢高
詒一集及御醫胡秉常更以得
序記十餘首所未載者仍為併
入以增六卷自喜詩以之富蓋有

待以完也今年春皇上光復寶祚
諫叨進侍讀職躬曲無事以畢
前工多幾休交南命又下矣昔功
不果就章為慨然秋九月休自南
曲過廣西龍川太平至梧州貴州
皆先生強行之地桂枝仕莆嘉論
鳳岐諸君更共得禱文六十餘
篇詩百首梧州又得廣西何布

以吾煥既寄詩數首曩嘗以類
廣而未考其作之先後最於舟
中按地里歲月遠近而次第之
其年三十卷先生雖終父廣泰
議而學士則天下人以此稱而易
知在也因名曰解學士先生集先
生於洪武戊辰自吉來京師時中
江西鄉試第一隱然名重以鄉間

隆登第即蒙寵眷授中書庶吉
士日侍左右諮訪政事補裨甚
多嘗進封事切中時宜皆見采
納時先生年方十九毅然以天下
自任雖老成練達莫之或先比之
賈誼尚少而才亦優故高廟之待
遇又遠過文帝雖百絳灌之數
而終莫易帝意此高廟洪度也

天地以學漢文之訖及哉奈何龍
 左見抄湖而竟道權臣之害道編
 西漢文廟正大統首台為翰林
 侍講司以隆學士凡朝廷詔勅及
 大制作大經典皆出先生手與凡
 大政事大議編有闕國家生民之
 重者先生皆與之建儲之議羽翼之
 功尤多其知之深信之篤任之專一

時文臣未有及在雖在位不久而道
 行當時功施國家澤被生民其名
 之在天下雖遐方異域以及千百世
 之遠無不知之初非待久而後顯
 也洵以先生得之天地鐘於山以奉
 誥道德著為事業以炳耀天下而
 垂後世者必於是焉後之則先生
 之可傳在未必不在是也嗚呼西江

山川邱壑予乎公而有歐陽修文
天祥數百年後復於先生見予後
先生久於其位其匡君澤民不在二
以下傳在德祐景炎之日其精忠大
節凜然不可奪又未必不与文山相
頡頏也觀平日之直言正論如所謂
事有不窮之變心有不易之主與全
軀不學褚淵生嚼舌甘為呆痴死
之語則先生之心可見矣余雖未識
先生而於先生之文見先生之心讀
者尚於此求之明天順元年冬十月
望日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尚寶
司兼翰林院侍講金城黃諫序

序

原序

古今人論文曰理為主曰以載道曰昌其
氣大要不出孟子知言養氣而已古之人
動靜語默無非文者豈搯觚翰而後為文
也哉後世之文愈趨而愈下非文之下也
文與行歧而二之也今翰林解公縉紳自
生七年以來至於今其文若干卷一時者
俊皆屬而序論之余幸同朝讀之徒不釋

序

一

任

序
手而莫措一辭其間深自咎其言未至也
因公之行以序論公之文庶幾不至於諛
亦不至於誣也聞公自幼能言惇敏超絕
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
錯愕驚歎稍長小心靜密識量過人知讀
書為文皆不勞而習既敏而益勤父母惟
其病之憂也時時勸之少息為文口占搯
筆皆立就未嘗起草其簡纔數語已足其

多至萬言不窮命一題一心不厭倦而思
益精到崇正學而闢異端不為支離誕謾
之說不為艱難辛苦之態隨事置作洞視
萬世而恥觀摹古人求其歸則未嘗異於
古人也此鍾山川河漢之靈南方極盛之
會天資之明大非人所可企而及矣甫十
九江西以第一人貢于京師士大夫素聞
其盛名相期會連衽結駟往見公應答舉

序
止如平常不以為異既登高第擢巍科上
及東宮竒其才眷注之隆前此未有即入
中書知制誥兼翰林內外制皆掌之謁告
時刻上輒問安在嘗與閒語屢上封事上
輒自持入其論思獻納親故莫聞而中正
才敏兩制皆自以為莫及也廷辨直言聞
者肅然其自處犯而不校居常恂恂尤善
開導人心獎勸後學休休樂善愛人之心

一息不間浩然之氣發心由理所以年甚
少而巍然有碩大之望又嘗自誦曰處其
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怒之
人咸以為名言公之文所以汪洋大肆而
無齟齬其間正直闕深而無偏陂之失也
兼說萬有貫通而時出之浚其源於六經
要其歸於周孔雖不求工文與行如影響
之出於形聲也渾然天成卓爾出類集義

序
養氣孳焉未已余何足以知公之萬一哉
公名縉薦紳其字也其族自唐家吉已七
百餘年每舉進士必父子兄弟聯疊以為
常至宋有諱元者破兀朮累功至封王元
初從祖諱誠連三世國公其諱真我者以
名進士死節贈中書平章其祖也以名進
士勅修宋書諱觀者其從祖也其父元末
辭叅知政事為世大儒學者稱筠澗先生

公生名家道授有緒姿淳穎秀望之玉立
天子愛惜其德搯材量與其楷書至親為
之持研行草精妙絕倫善議論古事皆如
目覩初與伯兄綸俱登第履歷華要遠方
異域皆能誦說其名而天子每臨群臣誦
以為榮且勗勵諸王貴人皆注視之余非
欲評公之文與行事如此以見公之為文
天資學問充積發見不能自已而至於如

序
此初非若搢觚翰而學為文者之所能至
也明禮部侍郎襄陽任亨泰序

原序

始予遊東山經三巖而後躋浮
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按是區
預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
茅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
後數年友人相期於衡百里而近
望其高與東山如印而仰攀石
紫纒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

頂下視旁若倚附緣巖一以橫四
十里善振坤維入漢紀特之而博
敷諸山九有倫也又數年入匡廬
其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漸
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
彼名嶽在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
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解字
之形貌兩人戴之豈不直頓然而不

可為鉅偏者拘行若以語聖賢之
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略毀
琴雅利害視天下事若不可為
而不可管以世俗之見故卒之至
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
妻兩解之幾之方高皇揮斥英
雄濯拭宇宙何時也而公未
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

魚水親善之制高調封事犯顏
 以鄭公之正乳兒輕貴教履三哥
 信有沅湘之奇忤權蹈危投荒
 屬節以太白之遺保德忘身從
 家成邊有東之烈是采積累以
 之吾子即傳未優於聖域亦當不
 步乃嘉傑何則生才固自殊也昔
 之知公其淺類以詞翰貴之至臨平

生其主題曰伏閔仁廟嘗曰人之
 解縉狂縉如狂士嗚呼此日月之
 照哉公之其言之為多琢玉其化無
 琢石如固其自况矣公蒙福沈酷
 葉附外氏世先再過空下款款
 嘆息不忍輒去舍柱史道化古
 松隱共事江省吊古采之檄物
 禮美物刻之遺文心傳以天才逸

原序
昔授筆第言不事屬稿而五經籍
沒故多散亡從細相緝錄凡十卷
求如詮次稍別其偽不考刪繁亦
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豈謂不由
積累一驗也嗚呼覽斯集在共辨人
中之嶽安在否徒高卑之校也哉
嘉靖壬戌暮色後學羅汝先撰

原序

明初名臣論者以劉誠意方留侯解學士
方賈太傅讀其大庖西封事太平十策誠
足與治安策顏頤兩公之通達時務受知
明主而見嫉權貴挾少年鋒銳之盛氣頓
遭缺折亦無不相類顧賈傅之爵位不逮
解公而受禍亦不如公之酷則以絳灌東

里猶不失為長者袁泰李至剛奸凶銜恨
加以漢庶人之窺伺主器剪青宮之羽翼
惟恐不至較漢之吳淮南地逼而勢親所
遇之人不同故也學士集一刻之廣西在
天順初元黃侍講為之序再刻之江省在
嘉靖之末羅文恭公為之序公生平所作
流傳後世者猶十不得三四錢蒙叟列朝

詩集論公之集出自後人掇拾潦草牽率
譎言長語皆藉口解學士蒙謗千古今按
集中詩文出風入雅琅琅可誦委巷流傳
之俗說不至闌入其中大約宋末明初文
人輩出斐然各有撰述與氣運相追逐未
能涉其藩籬從來有學術之文有經濟之
文學術之文若公同時宋文憲王忠文是

也公之所負者經濟也所上太平諸策叅
井田均田之法兼封建郡縣之制正官名
興禮樂新學校務農講武誠行其策而善
用之無難追三古之盛封事所條免孥戮
省繁刑禁倡優廢闍寺斥師巫戒政令之
數改懲糾彈之過密皆格君心救時弊之
切要以此經濟為文天下之文章莫大乎

是矣集中諸詩追踪盛唐古文並駕韓歐
人君方喜其授簡援毫文無加點至親為
持硯以寵之宮人酌酒以勞之於是戚畹
貴近臺閣朋僚延而及於比閭舊識異域
知名無不願得其一言一字以為拱壁公
之作文揮洒出沒風雨驟至文無留思思
無乏藻視夫酌雅稟經句櫛字比與先民

爭毫釐之出入固自不同然摧折幾經而
忍性動心默與天合尋常發言吐氣亦無
不衷於道者公嘗識楊文貞於困厄中拂
拭而獎許之後竟與同居內閣典機務仁
宣兩朝英廟之初政皆賴以手致太平為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文貞之功皆公之功
也不惜捐其身於荒徼幽牢扶重輪以固
國本而又為培賢相以左右之謂有明之
國祚誠意闢其草昧而學士翊其昇平殆
無不可其為經濟不獨以文詞發揮之而
直以忠悃識量與學術推行之矣康熙戊
戌公十世孫悅以舊稿漫滅重事蒐輯校
刻以永其傳屬後學再為之序爰抒其臆
以見公之不朽於無窮者良在彼而不在

此云爾

時

大清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姑洗月清明後

二日吳江張尚瑗謹序

解文毅公集卷首

明史本傳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
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
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
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寓大庖西室諭縉朕
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日上
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
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
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

角文彙編卷首
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
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
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
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
採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
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
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
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
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
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
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
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
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
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
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
之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寺闍執戟陛墀皆為吉士
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

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焚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順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勲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

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嚙悍之夫闌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

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隣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

矣一切之姦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

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
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
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
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
勅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
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
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
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

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
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
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
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
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
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
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

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為御史韓國公李善長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寃又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

不當舍以行謫河州衛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為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於倫曰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凜之虞邾哈木來歸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億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為詹徽所疾欲中以危法伏蒙聖恩申之慰諭重以錕賜令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存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絕母喪在

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
冀一拜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註誤蒙恩遠行揚粵
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
不堪忍晝夜涕泣恆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
之痛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顏或遂南
還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倫乃薦紳召為翰林
待詔成祖入京師擢侍讀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
幼孜楊榮胡儼竝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
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
女傳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
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和人朝
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恆情慎初易保
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
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
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
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一日帝御奉
天門諭六科諸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
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
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為祭
酒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虛已以聽縉少登朝

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洪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又諫曰是故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

福等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明年縉坐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叅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剛言縉怨望改交趾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

衣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
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
宗族徙遼東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笞人
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
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
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
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尚能持
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
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馭僧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
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
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即位出縉
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
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宗族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
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
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
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
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
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正統元年
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

解文毅公集卷首終
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
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縉兄綸洪武
中亦官御史性剛直後改應天教授子禎期以書
名

解文毅公集卷首終

